

## 255 中庸第四讲：行明章

---

大家好！今天是正式课《中庸》的第四讲《行明章》，这一讲非常重要！因为《行明章》是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理论提出的一个发掘点，所以我们将这一章作为一堂课做一点比较深入的探讨。

《行明章》呢算是《中庸》整体上画龙点睛的部分也是一个转折点，王阳明先生正是读《行明章》有所感悟然后将“行”与“明”（明白、知晓）变成“知与行”的天问，形成了“知行合一”的结论、形成了“阳明心学”的基础。这一章字数不多问题很大，今天我们做一下。

不管是哲学、科学、也不管是人文学术，其实顶级高手都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小处挖掘、在细微处发现，形成对大道的一种体认！我们也在中庸的学习过程中尝试做一些整体的安排和努力。今天外边的风大雨大又是暴雨，我们总是在风雨中读书、风雨中探求一点真理。

因为《行明章》很短，我先将原典读一遍给大家听。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字数不多内容及其丰富！我们进入今天的这堂课，我先讲一下要点。

年愈古稀的圣人连说两遍“我知之矣”，可见这个认知的艰难！可见这个认知的困难！可见这个认知过程的漫长！第一个“我知之矣”说的是行，第二个“我知之矣”说的是明。为什么会分“道之不行”和“道之不明”呢？其实圣人是深意的！细心的王阳明发现了圣人分两段表白引出了“知与行”的问题并且提出“知心合一”，在中庸基础上形成了**阳明心学**，算是为重返儒学正道提供最新鲜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高度。

圣人两问之后提出了（让我们今天感到）非常严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智与愚”的问题。在古文里“知”和“智”是通假的，“知者过之”实际上他说的是“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过与不及”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因为《中庸》要反对的就是“过与不及”。

那么，为什么智者会过而愚者会不及？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厉害了我的国”，这个涉及到一位张先生（张维为），还有另外一个章先生（章家敦），他强调的是“中国崩溃论”，而且他这个“中国崩溃论”一谈就是四十余年。“厉害了”其实是“过了”，“崩溃论”其实是“不及”。

先说说“不及”，章先生明明看到40年来中国的进步、发展与变化，他还要在那儿说“崩溃论”，无视客观现实、跟不上时代发展、无法解说已然发生的事情。这位章先生你要说此人不聪明可能也不合适，但是这个“愚”可能后边有着很重要的“利”。前面那位张先生说“厉害了”为什么是过了？因为无论怎样“厉害了”这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不吻合圣人中庸的思想。

那么为什么聪慧如张先生的这样的人和这类人会反复的强调厉害了呢？其实这里边也有着巨大的利益。“过与不及”、“**智与愚**”带出了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的重大思考。在《中庸》以后的部分，可能下堂课我们就要讲到：圣人说舜帝会怎样处理这位张先生和章先生的这个“过与不及”，比如说“厉害了”和“崩溃论”，舜帝会怎么做？舜帝会请章某敦在某个平台上来讲怎样崩溃？何时崩溃？为什么崩溃？

舜帝不会请张某为去讲怎样厉害？何时厉害？为什么厉害？圣人在下面会讲舜帝会怎么做。这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①**大智若愚**”。“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大智者看上去很愚其实是真正的智。他其实将张某为和章某敦的两个东西柔和了，这是大智。然而你有时候千万要注意“**大愚若智**”。

你不要认为那些高喊口号的人，比如说高喊民主自由口号的人是蠢。他们不蠢，他们是有想法的。反而高喊民主自由口号或者是其他口号的人，他们看上去很聪明——大愚若智。这是当代专家学者的通病。为什么他们看上去像是智者？比如说学历、资历等等。最近有人在攻击我，将我的所有东西收集起来放到互联网上。无非想说明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你没有资格做学问，一件事情是说你其实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所以证明你不能说话。其实这种愚。

这种愚，所谓不及，往往被标榜为智慧。而那种智其实是迎合了某种东西。“智者”迎合了一种流行的、在线的或者是在权力范畴的东西。愚者反对了这种东西，他们背后所牵连的其实都是非常明确的利益导向。舜帝会让章某敦来讲何时崩溃、怎样崩溃、为什么崩溃？这就是大智。而不会来讲何时厉害、怎样厉害、为什么厉害？不会。

为什么舜帝会这样做呢？这涉及到阳明先生的结论。因为厉害是一个行的问题，而崩溃是一个知的问题。不知道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知的问题，行可能会出差错。舜帝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坚持一种说法。所以真正的智与愚的问题必须做到大智若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命题，了不起的命题，是一个致命的命题。也就是说**真正的智者并不排斥愚**。

我一会儿讲此章哲学的意义：**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以及智与愚的同一性，我们才能看出圣人过人的智慧。好，我们不在此处停留，我们先进入到今天要涉及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圣人提出**贤与不肖**的问题。圣人说，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就是在**知的层面有贤、愚的问题，在做的层面有智与愚的问题**。

就是“行”，做事情，有聪明和愚蠢。真正的大智慧在“行”的问题上并非单纯的表达一个智，而是大智若愚。那么“知”呢？什么叫过，

什么叫不及？我再举例子，邓公喜欢打桥牌，邓公并不去挽起裤腿儿下农田、下矿山。

他不喜欢像某类型的人那样去摸老百姓的被褥，看你睡得暖不暖，也不会去掀老百姓的锅盖看你有没有饭吃，他只是在打桥牌，他不去掀锅盖。这涉及到“知”的问题了，这是知者。真正的贤者和不肖者，请注意，不肖，“肖”这个字是模仿、装扮、虚伪。是模仿贤、装扮贤，但真的不贤，所以叫**不肖**。这里边带出一个极大的问题。明之大者，真正知道的人，**②大贤不肖**。我刚才说大智若愚，这是第二个问题。

大贤不肖，请牢牢记住今天的命题，因为你对人和事做出判断，你是中庸的，是否是贤和不肖，是否是智和愚，你要一眼看出。何为大贤？大贤是不模仿的，是不装扮的，是不虚伪的。所以大贤不肖。大贤不介意别人说他不是贤者，所以他打桥牌去了，他在玩儿。你说他不知吗？他早已经入木三分。他不需要去摸被子、掀锅盖，因为他已经在解决住的问题和吃的问题，还要让你富起来。

而摸被子掀锅盖的人会让你富起来吗？他们搞了超级地租，他们搞了地租经济，他们几乎用地租的方式进行二次逆向土改，劫掠中产阶级。你看掀被子，掀锅盖是贤吗？大贤不肖，大贤不用装的。而**肖贤者不贤**，装成大贤的人，一定是不贤的。请注意，我再念一遍，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年愈古稀的圣人说，我知之矣，我知之矣。他看明白了。他看明白了什么呢？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看了没有？道，中庸之道，不行中庸之道，原因我弄明白了。智者过之，聪明人干过头了，厉害了。愚者不及。愚者非要说崩溃，智者非要说厉害了，愚者不及呀。智与愚，愚的行上面的表达，而做不到舜的大智若愚。第二句，道之

不明，我知之矣。你看这个中庸之道，大家老是弄不明白，我今天搞清楚了。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贤，贤惠的人做过头了，而不肖者不及也。而那些装扮者他往往又做不到。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在大贤不肖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何为圣人？何为圣贤？我们才能理解我们中国了不起的人物，比如说毛泽东。毛泽东不喜欢民主吗？不喜欢自由吗？他当然喜欢。

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让中国人民获得民主与自由，但是为什么毛泽东会背负集权专制的骂名呢？因为大贤不肖，他不在乎别人的那种设定好的白莲花的模式。他不肖，他不模仿，不装扮，不虚伪，而他用一种被别人定义为集权专制的方式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民主与自由。大贤才能做到，小贤就去装了，去模仿了。小贤会虚伪的，会白莲花。

我本人极度讨厌白莲花的人设，我不喜欢别人非要附加我一些我并不具备的东西。不要认为那些可以装扮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不认为那些东西是贤者的标配。真正的大贤不需要用民主自由的标贴来进行标贴，而看他能否为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可能实现民主和自由，在特定历史时期必须使用相对的、集权的、专制的手段。真正的大贤，真正的大智是不肖的。

圣人讲《中庸》，讲《行明章》，是让你以中庸之道来看世界、看人、看社会、看人生，看你的人生、看你的世界。我们有的时候无法对人和事儿做出正确的评价，恰恰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过与不及。“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圣人多么的深刻。

谁说市场化下边就一定是民主的和自由的呢？当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被捧到天际，请你注意在这个包装之下的虚伪，

他掩盖的恰恰是**资本专政**。我为什么说肖贤者不贤？他装扮成贤者，高举一些旗帜，但他做的事情其实只是为资本服务而已。请再回过头去理解二张，所谓过与不及，为什么有人要说厉害了，有人要说崩溃了？为什么？是智慧和愚蠢的问题吗？当然不是。

为什么有人明明在思考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他却不掀被子、揭锅盖，而他打桥牌？而有些人其实心里面不是去想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他们却掀被子、揭锅盖。“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怎么能及呢？通通都是白莲花。今天我们看到的学术，看到的所有的文章，看到的所有的专家学者一张张的脸孔，贤与不肖的问题昭然若揭。

今天我谈这一段话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大智若愚，第二个要点是大贤不肖，第三个要点是**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教员说的，教员在《实践论》上说的。圣人只是说了一下子滋味，“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人都要吃饭的，但是有几个人能吃出里面的滋味呀。请注意滋味是什么意思？其实**实践检验真理说的是个因果的问题呀**。

请注意，我再一次强调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智与愚讨论的一个是崩溃了，一个是厉害了，其实舜难道不懂二张的区别吗？舜为什么要去问章某敦，而不去问张某为？因为在知与行这个问题上、因与果这个问题上舜极为冷静。如我们今天把章某敦请来，让他讲一讲何时崩溃、怎样崩溃、为什么崩溃，我们还能崩溃吗？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请张某为来讲厉害了？是因为那是一个终极的结果，而且是一个时间段上的结果。用终极两个字不妥，是某个时段上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因果，是实践检验之后的东西。在检验之前，还没有完成检验的时候，不需要说。直接倒果为因，以果来证明你此时的选择全都正确，这是悖论。



为什么张某为等一批人说厉害了这件事情不可取？因为这是试图在为一一些制度和政策安排做一个确定性的背书，而制度和政策是需要不断修正的。而你进行背书，认为他已经是最好，那么整个的改革和开放前行的路就被封住了，就会变得不厉害了。舜非常的聪明（我们讲到后边你就看到），他为什么要问政于民呢？他问愚者，有道理的。因为舜懂因果，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舜不介意那个白莲花。

好，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上，谈一下**滋味**，滋味是品鉴。一个大知识分子，所谓的专家学者对滋味是最敏感的。何为滋味？鲜也。鲜的条件是不酸不甜不苦不辣，酸甜苦辣。其实是整个实践过程，是品鉴的过程，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为什么不懂中庸？因为你不知味也。“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很少有人能品出味道。

好多朋友说，卢先生三千五百字的《中庸》需要二十四堂课吗？我说儒家的心法若二十四堂课，我能讲清楚，真的是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以我的水平和功力，只能是拼尽全力，将你推上一个台阶，更深层的理解要靠你了。我讲圣人的话，也只能是做某种的比喻。真正知道中庸的那种感觉，是要在你人生的一次次的苦痛之中找回来。

我还得要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你努力之后你会知“道”，这个“道”，就是中庸之道。你知道一个人有时候会愚，有时候会智，请高度警觉！你认为你智的时候，你可能执于一端了！教员不让执于一端，你愚的时候，那你肯定是执于一端，你智的时候，请高度的警觉！不要那么自“伐”，这个“伐”字是骄傲的意思。因为你可能走向极端了。

智慧这个东西，实际上，在圣人的眼里边，你的滋味的品鉴往往是需要调和不同的东西，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经济学讲边际。是不酸不甜、不苦不辣，是为鲜。你要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执于

两端，就错了，所以。你“行”出了问题。不光是愚蠢的原因，也极有可能是你太聪明。而你非大智，你什么都看不明白，请不要抱怨。

因为你不肖，你不肖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懂贤的本意。你以为你认定你觉得的那些对的东西，所谓的白莲花。你问了一个为什么吗？比如说民主与自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你问了吗？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好处，你知道该用多少吗？该放多少吗？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麻烦的方面，如果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需要霹雳手段呢？

你敢于不肖吗？让别人看不上、否定的、贬斥的行为，比如说集权专制，敢吗？来落实民主与自由。因为这个世界是对立统一的！手段之不肖，不代表结果之不贤。请注意：大贤不肖！其实讲到这个地方，我是非常感慨的，因为很多的争论，都是在贤与不肖，至于贤与不肖这个问题上。所以我觉得圣人非常厉害，他说我知之矣、我知之矣，但圣人能不能多几个字？

一个行明章这几个字，你知之矣，2500年过去了，好多人就又知道了，误会了。智者过之，你看看这2500年，大家在怎么解释，什么叫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你再看看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你看看这2500年是怎么解释的？如何重新回到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呢？为什么要大智若愚、大贤不肖呢？好，先不发感慨，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三个部分：行明章的深意。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教员一直在强调《中庸》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因为，毛主席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仅仅是源于西方哲学。艾斯奇到延安，开始给毛泽东介绍西方哲学，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介绍给毛泽东，但毛泽东真正谈矛盾论和实践论里边用的恰恰是中庸之道。如你懂中庸之道，你懂两件事



情，在一个圆内，反复的折腾，你一阳一阴像太极图这样的不折腾，你就知道中庸之道和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一脉相承，无二无别。

所以，年逾古稀的孔子已经不是16岁时见老子的孔子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资格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我都知道！好，行明章的深意在哪里呢？他告诉我们，知，你真的要是想知道，你必须是客观的、唯物的、相对的，你不能追求所谓的真理，你更不能将真理绝对化、唯一化。

你如果不能客观、不能唯物、不能相对，你就是不肖。不肖者，怎么会贤呢？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天的总结里说，肖贤者反而是不贤，就是装扮成贤人的人，一定是不贤的。比如说掀被子、揭锅盖。比如说，学历、经历。比如说那些用一切包装来处理所谓的贤的形象的，就是装扮成贤的肖贤者，一定不贤。而大贤，而真正的大贤不肖，因为大贤是客观的、唯物的、相对的，这是谈“知”。那么什么是“行”呢？行，绝对不能执于一端，所以还是要尧交给舜，舜交给禹的那句话，允执厥中者，才为行之大者。这个行才是大智若愚，真正的智慧，是这样的。其实这与道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不谋而合。凡所有相，皆为虚幻，如梦幻泡影。而一般意义上，有人提出来所谓的真理，好的东西，好的制度，其实都存在利益导向。

很多人说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肯定是不对的，那么民主和自由就一定对吗？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是好的，厉害了，我们是通过这个厉害了，这个结论不需要画问号吗？民主和自由是好的，所以灯塔国等等的由此而获得了现代文明，你信吗？那殖民是谁做的？那三代殖民，从古典殖民、现代殖民到新殖民是谁做的？殖民是民主和自由的吗？如你这一层看不透，你没有得到中庸之道。请注意，执于一端，知与行，都将必毁。

这里我要重新谈一下子，因为我前些日子去了趟欧洲，我在重新梳理奥地利学派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就是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奥地利学派与历史学派的百年论战。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后来跑到美国变成了芝加哥学派和耶鲁学派，变成淡水和咸水。淡水和咸水之争，到今天其实未完。百年论战，1840年到1940年，1940年之后，德国历史学派消失了，真的消失了吗？其实它变成了苏联和中国的一部分的实践。

即便是在西方，其实德国历史学派也没有消失。今天所谓的咸水学派，其实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部分，他们仍然在争论。那么有人问，卢先生，你既然反对奥地利学派，你为什么会用费雪定律？好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从来不曾反对某一个学派，我写下《掠过弗莱堡》，掠过是从上空掠过，是完成历史的超越，你觉得我会执于一端吗？执于奥地利学派或者是德国历史学派吗？不会的。

我们会觉得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一定要认定其中的一些概念，而不能吸收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了吗？不会这样做啊。我们是圣人的学生，我们允执厥中，我们既要吸收奥地利学派有益的东西，也要吸收历史学派有益的东西。在历史学派中我们可能更多地学到立场，而在奥地利学派里边，我们可能更多的能学到方法。按照舜的做法，我们还是要请奥地利学派来给我们讲一讲的，因为有可能在这样的方式之内可以达至最佳。

我们自己不要贴标签，不要白莲花。当别人给我们贴标签的时候，莞尔一笑，别上心。贴标签的那个人一定是愚与不肖，因为他认定你是这个标签，他就是把自己摆到另外一个标签，执于一端了。任何执于一端的争论貌似高大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民主自由、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听上去全部是高大上，似乎都是人类文明的光明之路。然而请看看真实世界的结果吧。

懂得中庸之道，你就能理解我们研究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百年论战里边的心思，我们为什么不用别人已经找到的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路呢？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于此，我们对历史的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判断，必须要客观唯物和相对。再次重复对教员的理解，他是热爱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的，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和民主，他到老还要说造反有理，但他用的手段是霹雳手段，大贤不肖。

同学们做学问，一定要用中庸之道，一定站在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它也应西方哲学的最高境界，只不过西方在哲学上也在走弯路。其实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到底是源于哪一家？我也说不清楚，但若从尧舜禹传下的**允执厥中**来看，它远高于我们后边所形成的那些经典。也就是说中国在上古，2500年前，3000年前已然形成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了，而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它。

要不要对立，要不要斗争？要的。但你要如果看不到矛盾的同一性，看不到对立统一，不能化育共生，你就会走极端。都说德国出哲学家出了康德黑格尔，但是德国人搞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正在搞，你觉得他们懂哲学吗？他们懂对立统一吗？他们懂斗争的同一性吗？他们懂化育共生吗？当德国右翼崛起，法国右翼崛起，欧洲右翼崛起，你以为发生了什么？是愚吗？是不肖吗？这世界多精彩。

我在思考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我努力，人呐有的时候是一个情绪的东西，但你努力把所有的东西卸下来，站在圣人的角度，不敢以上帝视角，争取用圣人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看人、看事。欧洲的右翼是右翼吗？爱丽丝·魏德尔留学过中国，对中国比较友善，她是右翼吗？魏德尔的人民立场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勒庞亲俄罗斯，对普京较好，是右翼吗？

难道马克龙，难道舒尔茨是左翼吗？难道绿党是左翼吗？左和右有意思吗？左和右定义是对的吗？一朵朵的白莲花有意义吗？那一朵朵的白莲花，包括德国绿党的外交部长，那个要求普京转360度的部长，那朵白莲花有意义吗？有意思吗？他对德国有意义吗？对德国人民有意思吗？如果我们懂得这一条，回看我国的舆论场。

看看我国的知识界、知识精英的种种表现。用智与愚、贤与不肖，重新理解他们的知与行，你就会洞若观火。我们为什么讲中庸这堂课？**它不仅仅是儒家的心法，也是我们入世的方法。**如你在这个世上，你自己不管是愚或者是智都可能过与不及，那如何做到大智？如何做到大贤？至少你看世界可以以大智和大贤的视角来看世界、看人生，这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好，第四个部分，今天我们讲一下子**中庸之道的现实运用**。判断一个事情，包括做你的投资，都必须“允执厥中”。能否记下来，我们讲的 16 字心法呢？为什么有两个“惟wei”？要在两个“惟wei”上面惟精惟一，最后做到“允执厥中”。你不觉得那个心法也可以作为投资的心法吗？其实中庸之道是可以用于一切法的。

你看到加拿大、瑞士、瑞典、欧盟欧元区的减息了，你看到了美国人不减息，并且美国经济似乎好得一塌糊涂。你看到了什么呢？你看到了什么呢？通常给你的分析框架、分析的方法还灵吗？还有意义吗？你看到了对手发出了 11 道金牌，11 次加息。之后人民币在 7.3 之前岿然不动。你看到了什么呢？在反复的打击下，在一次次冲击下，承受住了，顶住了。

你是否看到了美元的，“美元之过”与“人民币之不及”呢？美元不是“之过”，而是“之太过”。你是否看到了“美元之太过”与“人民币之不及”呢？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注意到我们对世界的评价，我们注意到我们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比如说我们对政治人物：类似于拜

登、特朗普、马克龙、朔尔茨、普京，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我们对他们所做事情的评价，我们不再用白莲花的标准，我们不用世俗的眼睛去看望他们。

那么我们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直在说中庸之道，我们在讲时中章第三章，圣人说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记得吧？听上去非常简洁的话，每一个字都懂。等讲完今天的课，请你将前三讲与第四讲合起来再读一遍，你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真诚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听到中庸这课，能将中庸之道化为自己的思维方法、行为模式。我们倒不一定非要成为君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但我们不能成为小人。我们不能反中庸，其实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千变万化，看到形形色色，大部分都是反中庸。所以孔子发出非常大的感慨：道之不行，道之不明；道之不行，我知之矣；道之不明，我知之矣。那么如何能够“明”，如何能够“行”呢？

我们今天算把这个问题捋了一遍。好吧，先捋这么多吧，其实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我休息一下，明天下午我们如有时间，聊聊市场，聊聊变化。然后下周可能我又得在路上了，我们把下周的聊天可能调整到某一个夜晚。好，祝大家周末愉快，一切安好，记着“允执厥中”。好，再见。